

元次山集

丹徒王宜之
署檢

卷七之九



元次山集

淮南黃文研旅詩

第七卷

與韋尚書書

乾元二年韋陟為禮部尚書東都留守

某月日前進士元結頓首尚書公閣下結每聞賢卿大夫能以至公之道推引士君子使名聲德業相繼稱顯則思見之若不以至公之道推引士君子使禍惡山辱同日更受則不思見之結所以年及四十足不入於公卿之門身不齒於利祿之士豈忘榮顯蓋懼汙辱昨者有詔使結得詣京師至汝上逢山龜亦承詔詣京師結與山龜俱得乘郵而來郵長待結頗如龜者前日謁見尚書俯拜階下本望齒禮問及詞賦許且休息此結之幸豈結望尚書之意古人所以愛經

術之士重山野之客採輿童之誦者蓋為其能明古以論今方正而不諱悉人之下情結雖昧於經術然自山野而來能悉下情尚書與國休戚能無問乎事有在尚書力及能不行乎結頓首

與李相公書

乾元二年李揆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月日新授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元結頓首相公執事某性愚弱本不敢干時求進十餘年間在山野過為知己猥見稱譽辱在鄉選名汙上第退而知恥更自委順亦數年矣中逢喪亂奔走江海當死復生見有今日林壑不保敢思祿位忽枉公詔命詣京師州縣發遣不得辭避三四千里煩勞公車始命謨人軍者誰曰易乎相公見某但禮文拜揖之外無所問焉忽然狂妄男子不稱任使坐招敗辱相公如何某所以盡所知見聞於左右不審相公以為可否如曰

不可合正典刑欺上罔下是某之罪謹奉詔書及章服待命屏外某

頓首

與韋洪州書

元二年韋
州刺史任西觀察使為洪

某月日荆南節度判官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元結頓首某聞古之賢達居權位也令當世頌其德後世師其行何以言之在分君子小人察視邪正使無冤濫而無憤痛耳某不能遠取古人請以端公賢公中丞為喻前者獲接端公餘論某嘗議及中丞某以為賞中丞之功未嘗論中丞之冤至濫端公不知情至泣涕交流豈不為有冤濫未伸而生此憤痛某於端公頗為親故官又差肩曾不垂問便即責使冤濫者豈獨中丞而已乎憤痛者豈獨端公而已乎所以至遣使者試以自明端公前牒則請不交兵端公後牒則請速交兵如此豈端公自察辨誤邪有小人惑亂端公邪端公又云荆南將士侵

暴端公豈能保荆南將士必侵暴乎豈能保淮西將士必不侵暴乎
端公少垂察問某又聞泗上鄰家之事謂說以自喻昔泗上有鄰家
有朋友遊者鬪之遊東家則曰公之友賢能益主人西家之友愚能
損主人遊西家則曰公之友智能譽主人東家之友狡能毀主人見
其友亦如鬭主人之論於是鄰家之友相惡將相害鄰家之翁怒將
相絕里有正信之士為辨之然後鄰家通歡鄰友相善荆南與江西
猶鄰家也某其友乎遊者方相鬭誰為正信之士一為辯之某敢以
此書獻端公閣下

與呂相公書

某月日某官某再拜相公閣下某嘗見時人不能自守性分俯仰於
傾奪之中低回於名利之下至有傷汙毀辱之患滅身忘家之禍則
欲劇為之歲於身豈願踰性分取禍辱而忘自歲者即某性荒浪無

拘限每不能節酒與人相見適在一室不能無歡於醉醉歡之中不能無過少不學為吏長又著書論自適昔天下太平不敢絕世業亦欲求文學之官職員散冗者為子孫計耳自兵興以來此望亦絕何哉某一身奉親奔走萬里所望飲啄承歡膝下今則辱在官以逾其性分觸禍辱機兆者日未無之某又三世單貧年過四十弱子無母年未十歲孤生嫁娶者一人相公視某敢以身徇名利者乎有如某者以身徇名利齒於奴隸尚可羞而况士君子也歟某甚愚鈍又無功勞自布衣歷官不十月官至尚書卽向三歲官未削人多相榮某實自憂相公忍令其漸至畏懼而死甚令必受禍辱而已某前後所言相公似未見信故藉紙筆煩瀆門下某再拜

與何員外書

永泰中
為戶部員外
何昌裕

月日次山白何夫子執事皮弁時俗廢之久矣非好古君子誰能存

之忽蒙見贈驚喜無喻次山漫浪者也苦不愛便事之服時世之中
昔年在山野曾作愚巾凡裘異於制度凡裘領繙界繙緣繙帶其餘
皆褐帶聯後縫中腰前繫愚巾頂方帶方垂方繙葛為之玄絲為纓
次山自衣帶巾裘雖不為時人大惡亦嘗辱其嗤謔方欲雜古人衣
帶以自免辱贈及皮弁與凡裘正相宜若風霜慘然出行林野次山
則戴皮弁衣凡裘若大暑蒸濕出見賓客次山則戴愚巾衣野服野
服大抵繙褐布葛為之也腰擔為裳短襟為衣裳下及履衣垂及膝
下不審夫子異時歸休適在山野能衣戴此者不乎若以為宜當各
造一副送往元次山白

篋中集序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
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

見稱顯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活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頌之則未見其可吳興沈子還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己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為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為辯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焉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忘於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別韓方源序

昔元次山與韓方源別於商餘約不終歲復相見於此山忽八年於

今始獲相見悲歡之至言可極邪次山與方源昔年俱順於山谷有終焉之意令方源得如其心次山汙其冠冕次山一顧方源再三慚羞時復飲酒求其安家令方源欲安家肥陽次山方理兵九江相醉相辭不必如昔年之約此情豈易然者邪乙未之前次山有元子乙未之後次山有猗玕子戊戌中次山有浪說悉贈方源庶方源見次山之意

別王佐卿序

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四十五時次山須浪遊吳中佐卿須日去西蜀對酒欲別此情易邪在少年時握手笑別雖遠不恨以天下無事志氣猶壯令與佐卿年近五十又逢戰爭未息相去萬里欲強笑別其可得乎與佐卿去者有清河崔異與次山往者有彭城劉灣相醉相留凡日江畔主人郢州刺史韋延安

令四座作討命予為序以送遠去

劉侍御月夜讌會序

兵興已來十一年矣獲與同志歡醉達旦詠歌取適無一二焉乙巳
歲彭城劉靈源在衡陽逢故人或有在者日昔相會第歡遠遊始與
諸公待月而笑語竟與諸公愛月而歡醉詠歌夜久賦詩言懷於戲
文章道喪蓋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風
雅誰道是邪諸公嘗欲變時俗之淫靡為後生之規範今夕豈不能
道達情性成一時之美乎

送孟校書往南海序

平昌孟雲卿與元次山同州里以辭學相友幾二十年次山今罷守
春陵雲卿始與校芸閣於戲材業次山不如雲卿辭賦次山不如雲
卿通和次山不如雲卿在次山又詎然求進者也誰言時命吾欲聽

之次山令且未老雲卿少次山六七歲雲卿名聲滿天下知己在朝廷及次山之年雲卿何事不可至勿隨長風來興蹈海勿愛羅浮往而不歸南海幕府有樂安任鴻與次山最舊請任公為次山一白府主趣資裝雲卿使北歸慎勿令徘徊海上諸公第醉歌送之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吾於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今幾三年能扁舟數千里來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之阿世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岳三十年令得雲陽一峰譚子又在焉彼真可家之者邪子去為吾謀於牧犢近峻公有泉石老樹壽藤縈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菽果近泉可為十數間茅舍所詣纔通小船則吾往而家矣此邦舜祠之奇怪陽華之殊異漁泉之勝絕見峻公與牧犢一二說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尊鳬舫運觴醉送譚子歸於

雲陽漫叟元次山序

別崔曼序

漫叟年將五十與時世不合垂三十年愛惡之聲紛紛人間博陵崔
曼惑叟所為遊而辨之數月未去會潭州都督張正言薦曼為屬邑
長將行叟謂曰叟異時乃山林一病民耳宜不相因行矣勿惑吾子
有才業且明辯又方年少必能樹勲庸垂名聲若求先達賢異能相
扶拭正在張公張公往年在西城王人能用其一言遂開城千里威
震絕域張公往在淮南逡巡指麾萬夫風從遭逢猜疑弛而不為令
海內兵革未息張公必為時用吾子勉之所相規者所宜緩步富貴
從容謀畫少節酒平氣概耳

送王及之容州序

乾元中漫叟浪家於瀼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已九江之人未相喜
元次山集

愛其意似懼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不促促而從之有王及者異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不以羈旅見懼以相安為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叟也如是之多叟在春陵及能相從遊歲餘而去將行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強藝業勿以遊方為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彼驅驅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鍾鼎亦胡顏受納行矣自愛耿容州歡於叟者及到容州為叟謝主人聞幕府野次久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士有如及也能收引乎二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問進士

永泰二年
通州問

第一

問天下興兵令十二年矣殺傷勞辱人似未厭控强兵據要害者外以奉王命為辭內實理車甲招賓客樹爪牙國家亦因其利大者

王而相之亞者公侯尚不滿望今欲散其士卒使歸鄉里收其器械納之王府隨其才分與之祿位欲臨之以威武則力未能制欲責之以辭讓則其心未喻若捨而不問則未覩太平秀才通明古今才識傑異天下之兵須解蒼生須致仁壽其策安出子其昌言

第二

問往年天下太平仕者非累資序積勞考二十許年不離一尉至於入廊廟總樞轄則當時名聲籍甚者得至焉今商賈賤類臺隸下品數月之間大者上汙卿監小者下辱州縣至於廊廟不無雜人如專經以求進主文而望達者若不困頓於林野則必悽惶於道路今日國家行何道得九流鑑清作何法得僥倖路絕施何令使人自知恥設何教使賢愚自分

第三

問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耜亦滿人家糧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校量忽遇凶年穀猶耗盡當今三河膏壤淮泗沃野皆荆棘已老則耕可知太倉空虛省鼠猶餓至於百姓朝暮不足而諸道聚兵百有餘萬遭歲不稔將何為謀今欲勸人耕種則喪亡之後人自貧苦寒餒不救豈有生資今欲罷兵息戍則又寇盜猶在尚須防遏使國家用何策得人安俗阜不戰無兵用何謀使縱遇荒年亦無災患

第四

問往年粟一斛估錢四百猶貴近年粟一斛估錢五百尚賤往年帛一匹估錢五百猶貴近年帛一匹估錢二千尚賤今耕夫未盡織婦猶在何故往年耕織計時量力勞苦忘倦求免寒餒何故今日甘心寒餒惰游而已於戲曩時粟帛至賤衣食至易今日粟帛至貴衣食

至難而人心勤惰如此其何故也試一商之欲聞其說

第五

問古人識貴精通學重兼博不有激發何以相求三禮何篇可刪三傳何者可廢墨氏非樂其禮何以儒家委命此言當乎彼天女天孫不知何物彼日兄月姊弟妹是誰俎會與餗奴甯分一純將二精何說孤竹之君何姓新城老婦何名棘竹出自何方毒銅產於何國何鄉無水可飲何地卧冰而溫何人恩信過於田橫何人壯勇等於關羽何人鑿坯而遁何人終日掃門無淺近之不為悉說

